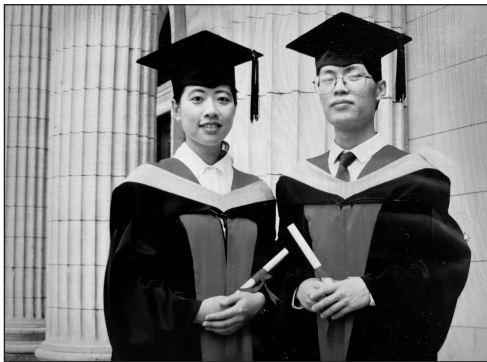


清华，我的万有引力

○王德新（1988级汽车）



1993年，王德新（左）与张戡的毕业合影

考清华，学汽车专业，是个偶然的决定，但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从小我的成绩还不错，大人总喜欢问，以后考什么大学呀，我总是说北大清华。但真正填报高考志愿时，我还是很茫然。说是偶然的决定，是因为看到同桌报了清华，我想我比他成绩好，那我也可以报呀，于是才把目标锁定了清华。本来最想报现代应用物理系，因为高中时对物理情有独钟，但长辈们都说毕业了不好找工作，于是就放弃了，转报了汽车系。一切的一切就是从这个偶然开始了。很难想象，以后我遇到的人和事，是偶然还是必然？

遇到我的 Mr. Right

我的Mr.Right是同班同学张戡。我是北京人，他是上海人，学号比较近，经常被分到一起做实验——化学实验或者物理实验。可能我们做事的理念和逻辑差不多，每次都很顺利，可以又快又好地

完成实验，于是渐渐有了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然而真正让我们走到一起的还是金工实习。我们又被分在同一组，记忆最深的是焊接和铸造，都是相对危险一些的工种，但我们都能克服心中的恐惧，掌握要点，胆大心细，完美地完成任务。相互欣赏让我们开始相互了解，再相互吸引。

我们两个最佳的相处方式就是一起做事情，或者说做“项目”吧。后来的婚礼和新房装修，都是我们自己操持，自己商量着办的。面对“项目”，我们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还能发挥各自长处，取长补短，一个个项目都漂亮地完成了，我们的小家也越来越有模样了。后来又有了“移民项目”和“陪读项目”，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合作和支持，哪怕相隔万里，感觉仍近在咫尺，看到彼此，就平添了勇气和力量，会更加努力地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可能这就是婚姻和家庭经营的真谛吧。

上海，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们毕业前夕，上海浦东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1993年的寒假，我来到上海，站在外滩向浦东眺望，江边全是广告牌，挡住了视野。我于是特意坐轮渡过江到浦东一探究竟。走出码头，看到的都是低矮简陋的平房和空旷的街道，就像一个小县城，哪里有开发区的模样，着实让我有些失望。但最终让我决定毕业来到上海的，还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务实和敬业，我喜

欢看他们为了让生活好一点点而精打细算和忙忙碌碌的身影。

1993年8月，我到上海汽车研究所报到，开始了为上汽工作二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其实浦东开发的突破口是在金桥进出口加工区，而不是我前面去的陆家嘴。1993年这里已经初具规模。1994年元旦，我们就开始在金桥的新址上班了。新的大楼，新的设备，新的工作站，我们成为第一批使用工作站进行车身设计的技术人员。学校里学的制图的方法和手艺都没用上，反而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选修课帮上了大忙。经历了两轮轻型客车设计的锻炼，1997年我随着研究所一起进入了上汽和美国通用汽车合资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开始投身于上汽第二个发展引擎——上海通用的建设中。很多人都说泛亚是国内自主品牌的“黄埔军校”，是因为泛亚的工程师自从赛欧项目起，就承担起了设计发布的职责，有权进行设计更改和批准产品的认证结果。在职责的“压迫”下，泛亚的工程师获得了快速的成长。伴随着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车型从上海通用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眼看着第一个10万辆车、第一个100万辆车缓缓下线……后来我又被调往上汽乘用车公司，参加自主品牌荣威和MG的建设，承担更多的管理职责，有了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得到了更多集团和行业的重视。

很感谢当初的决定——来到上海，加入上汽，让我的人生有机会参与到一个伟大事业的一部分。30年里，上汽从一个拖拉机制造公司成为全国产销量第一的汽车集团，最高峰实现700万辆的年销量，我很高兴自己曾经站在奋进的人群里，一起努力推动时代的车轮向前。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在清华的日子里，很多学习和生活的记忆都不那么清晰了，不知是因为岁月，还是因为自己的懵懂。大学仿佛是高中的延续，它没有让我更成熟，反而更加随性了。没有了高考的压力，仿佛成绩也不那么重要了。毕业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于是也没有为日后的工作多做点准备。日子就在轻轻松松中度过，学校里总有那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礼堂前的大草坪上有那么多歌手弹唱可以去聆听……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应该是最不卷、也最没有目标的吧。

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让我卷起来的，机会就是张戡！他一直有出国读书的目标，总提醒我要多花时间看书，但我从没想过出国，觉得遥不可及。后来阴差阳错，他也放弃了出国的打算，和我“同流合污”了。张戡还带我跑步，这是他中学的习惯，每次都是从新斋出发往荒岛跑。那时没有那么多跑步攻略，其实长跑刚起步时“跑得慢”是真谛。

当时不懂，于是每次跑步我都是跑到要吐，肯定坚持不了，更不要说爱上跑步了，甚至还给我造成了几十年的阴影。在清华的岁月里，见识了很多优秀的人物。对于校训也是从耳濡目染，而后深入人心，再后到知行合一。在毕业以后的几十年里，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我指引着人生的方向，让我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乐观向上、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

无体育，不清华

真正感受到这个口号的意义，还是在加拿大。2019年9月，多伦多被确定为第

三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的主办地。作为地主，我也积极参加了筹备工作。多伦多地区聚集了2000多名校友，而且以文体活动异常活跃著称。于是筹委会提出召开首届马约翰杯校友体育比赛的动议，获得校友总会批准。

大会当天，邱勇校长一早就参加了晨跑活动，5000米跑，很多校友都赶来，迎着朝霞，喊着“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口号声此起彼伏，振奋人心。我负责校长的接送，校长亲切地问我：“你参加什么比赛呀？”我很惭愧地说：“啥也没有参加。”校长这一问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结，督促我后来再次去尝试跑步，并在张翥和内8宣艳华的带领下不断进步，爱上跑步。所谓“闻道有先后”，没想到在人生50岁之际，还能在清华的体育精神感召下，开始钟情于一项运动，并感受运动带来的丰富人生。

爱上跑步，又把我的人生推上另一个境界。2020—2021年回国一年中，我加入上海青蛙跑群，认识了更多自律自强、积极向上的兄弟姐妹们。跑步让我保持健康体魄的同时，也让我更加自信和独立，我享受跑步时身心自由的Flow状态，有时竟



2021年庆祝母校110周年华诞，参加上海跑群N×110千米活动

会灵光一现，跳出特别有创意的点子。跑步让我的生活更加积极向上，成为一个有目标、能自律的人。跑步也让我更加耐心沉静，相信向前的每一步都帮助我离目标更近。跑步也带给我更多生活的情趣，每到一个地方，我总是选择清晨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街道，走进当地人生活的烟火气。跑步让我结识更多的新朋友，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多伦多，每个周末的长距离，只要跟着伙伴们就一点不觉得遥远。

2023年3月5日，我第一次戴上号码牌，站到了多伦多Chilly Run（俗称辣椒跑）半程马拉松的起点，想象中的紧张心情完全被现场的喜悦和热情所替代，我终

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钟情马拉松，这是跑者的盛会！一路心情愉悦，欢歌笑语，但体力的差距还是无法用心情填补。最后的5000米很艰难，两条腿越来越沉，小腿肌肉一颤一颤，有随时要抽筋的危险。好在有跑友陪伴，教我怎么吃能量胶，缓了几分钟后，我们继续上路，



2019年9月21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参加第三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的1988级校友和邱勇校长（前排左7）、史宗恺副会长（前排左2）合影。前排左8为作者王德新

携手跑到了终点！完赛220（名次），我的第一个PB（个人最好成绩），哦耶！

2023年是我们毕业30周年，站在这个人生坐标上回头看，我对清华无限感恩。我的家庭、事业和生活，方方面面无不与清华息息相关。向前看，我对未来充满期

待。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清华永远是我的精神家园。未来的人生，必将与清华相伴，在清华精神的影响下，追求更加完善的自我，更加有意义的人生！

35年前一个偶然的决定，成就了我此生的必然。感恩清华，我的万有引力！

在那些焦虑的日子，艺术是我最后的治愈

○郝景芳（2002级物理）

我在大一到大四加入了艺术团民乐队，从零开始学习大提琴，每周参加乐队的排练，后来也参加了几次专场，最终乐队参与了大赛获得一等奖。后来研一加入了艺术团国标队，断断续续学习，参加了清华百年校庆的演出，也零星参加国标队专场。

虽然算是艺术团的专业差生和小透明，没什么成就，但算下来八九年的艺术团生涯，也有颇多感慨和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头脑中还是历历在目。

当初，我是在自己心理状态出现了最多危机的阶段加入了艺术团，因此所有的回忆，都交缠着那些心理困境。在我很多采访中，我对大学的回顾都是干巴巴的一句话：“我在大学遭遇到人生困境，有很长一段时间很迷茫，觉得失去人生意义，十年后才走出来。”

这么讲，是高度概括了我从大一到博士毕业这十年的心路历程，但如果只说这一句话，就好像我在中间这十年什么都没做，一直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迷茫困顿。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在大学到博士期间疯狂忙碌，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前几天，我想给自己发明一个病症词



2016年8月，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世界科幻雨果奖

汇，叫做“陀螺型抑郁症”。之所以要发明新词汇，是因为我发现现有的病症定义都不适合我。我曾经以为自己在大学里是抑郁，但后来听说了抑郁的定义是“失去活力、低能量、对所有事失去兴趣、难以行动”，我发现我从未失去行动的能量和动力，不符合定义。但我也符合躁狂的定义，我越痛苦，情绪情感上就越冷静，到最后几乎失去情绪情感，变成忙碌的机器人，从不躁狂。

因为不是抑郁，也不是躁狂，所以不是双相（抑郁-躁狂摆动），于是我没法定义自己的病症了。可是我知道，那些年我心里真的是生病了的。